



吉丰书屋

■郑劲松

一道菜,书店也就成了街边可口的小餐馆。

去年深秋的一天,经过街心花园,突然发现陪伴自己二十余年的吉丰书屋“不翼而飞”了……难道经营不善垮掉了?虽然街上店铺换来换去如走马灯,但这里毕竟给我的书架“供奉”了二十年好书,不免有些失落感。直到今年春天,一个偶然机会去西大附小,走下小巷梯坎,左右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吉丰书屋”几个熟悉的大字便映入我的眼帘。因为要回校开会,来不及进店,但暗下决心,一定要抽空来和书店老板聊聊。

“原来是你,最近经常读到你的诗歌散文!”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真聊起来才知道,大家彼此都熟悉着呢。老板姓柳,是区作协会员,多年前也写诗和散文,近年没怎么写了,但本土文人他几乎都能脱口而出,比如西南大学的吕进、曹廷华、刘明华,已调走的李怡、王泉根等老师,仍在学校的中青年专家蒋登科、王本朝、熊辉等,还有北碚的万启福、李北兰、谭朝春、雨馨等,他都能说出大体的研究或创作方向。书屋串起一座小城的书香人生,更像开在街上的一间公共书房,话语间亲切感油然而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柳老板所在的一家集体企业步履维艰时,好多人下海经商,他也下海经“书”。先是摆摊,随后租下门面,取名吉丰,吉祥丰收之意。早些年还没网络和新媒体冲击,他自己又会选书,文友口耳传播,书屋生意不错。由于离西大附小、朝阳小学很近,他还卖了不少教

辅读物和儿童读物,收入可观。

“但我绝不卖盗版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书,这是底线。”柳老板说。他的书来路很正,甚至有文化专家亲自帮他拿书。由于正品,也就没赚那些昧心钱,也因为正,历次文化执法检查,也“安然无恙”。而有的要么经营不善,要么进些乱七八糟的书被查处,先后都“死”掉了。

我问他现状。“不太好,但还能维持。”他说。我看到,与往年比,书更少了,除了两书架人文类图书和为数不多的几本杂志,其他书架已摆上各种饮料和零食。他打了个很文学的比方说,如同一本书,这些都是“附录”,正好维持着前面纯粹的“正文”。自己年过六旬,没别的爱好,守着小书店,偶尔和前来送书、买书的新老朋友吹吹牛、喝喝茶,也很自在。

读书,真是一种生活态度,买书与卖书也是。当你所在的社区或者附近的小街,有这么一个书店守着,或者反过来,你守着它。这,不就是一种小而美的人生意境么?



虽然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化发展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依然乐观地认为:纸质图书还会长期存在,这种精神化的物质、也是物质化的精神不会消亡。一个社区,一条小街,哪怕有且仅有一间小书店,就会飘着一份书香,露着一种文化气质。

北碚老城街心花园就有一家名叫吉丰书屋的小书店,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一直坚守到今天。虽然书屋已从繁华的街心“转移”到了两百米开外的西大附小旁,但“坐不改名,站不改姓”,依然怡然自得地存在着,这,或许是北碚以文化而著称的小注释。

春天仿佛才来就已经准备要走了。于它而言,迎春花和玉兰花的凋零只是一个序幕。随着时间的流转,樱花、桃花、梨花、李花,还有许许多多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花,前脚接后脚,纷纷谢幕离场。

山里的茶叶初出人间时只得一个芽尖,如今叶子早已变得阔大无比,连颜色也由鲜绿过渡到了深绿。当然,最能标注这个季节特性的要数杨花和柳絮,它们排着队,踢着正步,像沙尘一样弥漫了整个天空。行人走过、车子驶过,都不曾逃离漫天花絮的包围。

这个时节,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忙着准备春游了,因为再不去春天就要结束了。于是乎,每一个旅游景点,每一处公园,都能见到成群结队的孩童;而在乡间,长满紫云英的稻田里,则有放风筝的大人和小孩,抓着风筝线拼命地奔跑,就好像抓着春天的尾巴。而我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的心境,说好的

坚守是一种可敬的情怀。二十多年,不仅店名没变,地址基本没变,书店的老板没变,最为难得的是它没有“随波逐流”,书的基本类型也没变。书店规模很小,几排书架大多是新近出版的文史哲图书,单单文学,就主要是名家大师研究专著以及部分知名作家新作,除一些时尚杂志之外,这里还能见到一般个体书店少有的《读书》《当代》《收获》《十月》等名刊,令人一见就觉得层次不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不久,这一小片书店可以说正是“洒泼”心灵的“诺亚方舟”。那时工资尚低,不敢大肆购买,实在喜欢的才买

上一两本。杂志相对便宜,如果这一期有喜欢的哪怕一篇文章也就下手。不苟言笑、个子不高且瘦弱的老板见我站着观看良久又不买,也不责怪,还会过来介绍或推介其他新书。书店最多容纳十来个人,但常常的感觉是:这里真宽敞,真安静。一个小小的社区书店,给刚刚处身社会的青年,留下了足够独立而自由自在的空间。没有新华书店宽敞明亮,但几乎全是你喜欢的书,也不会让你感觉无所适从。它就像一个懂你的朋友,不用铺垫什么和客套什么,几本书就“击中”你的内心。它比大书店更有个性也就更有人性。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油盐柴米的日常生活之中。书是

桐荫话
茶话

无计留春住

■潘玉毅

春游没有去游,说好的采风没有去走。因为工作压力大,即使外出旅游也像是走马观花,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闲情,就更稀缺了。“伤春”的愁绪倒是留了几分。

没有比相聚更欢喜的场景,也没有比离别更伤感的情境。大千世界,这一点无论是时间还是人都是同样的。

好想让时间停滞,把春天留住,遗憾的是,古往今来,无论一个人的权势有多大,才情有多

高,都不曾做到这一点。也许他可以在画里、在书里、在诗里、在歌里把春天变成油墨、字句、意象、音符,融入自己的作品,等到春天不见了的时候再去重温。但鲜活的季节与生硬的纸张,毕竟有着距离。

“漫说春归去,多情无计追。”明人蔡羽的两句诗,甚是形象。无计留春住,这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是人心头的一种无奈。尤其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他们日夕朝九晚五,早出晚归,虽然也曾经过花坛经过公园,也曾到过

山边到过田边,却鲜少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路边的小花盛开了没有,沟里的小蝌蚪是否已经找到了妈妈,故而也未曾留意春天是何时到达人间,到达自己身边。直到春天行将消逝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它已迟暮。

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南风一天比一天轻缓,只得喟叹一声,调整心态,将迎春的期待,探春的欣喜转向惜春的伤感中来。平心而论,夏天也是一个不错的季节,然而再怎么不错又怎么比得过春天呢?大概这一番对比,是很多人心里所共有的吧。

老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春天注定留不住,那就让它在其它季节里延伸吧。春天埋下的种子在地里,春天拟定的计划在纸上,春天想说的话在心头,接下来便是该努力的时候了,努力去施肥浇水除草,努力去拼搏奋斗挣扎,努力去邂逅告白和爱,然后到秋天去收获一个结果。兴许,这反而是留住春天的良方。

吟云
颂月

谷雨时节

(外一首)

■胡巨勇

春风设局,雨水
浸染季节的底蕴
觉醒的土地之上,阳光
裸露出乡村词典里的心事
所有的期盼蓬勃而鲜活

白云在蓝天上游历
浮萍生禅,牡丹解梦
布谷啼落柳絮的嫁期
广袤的田野铺开多情的诗笺
南坡播种,播撒诗情
北洼插秧,点栽画意
乡亲们用脚步声接地气
挥洒的汗水
拔节了犁耙水响的韵脚

鸡鸣犬吠系住的炊烟
描摹不尽晚春的繁华
三两只乳燕忘在了
江南的烟雨里

插秧时节

是谷雨的鼓点
染绿四月的情怀
是布谷的啼唱
掀开插秧时节的序幕

被阳光打动
虔诚地弯腰接地气
用手用脚用心
与土地交流
一双双触摸了庄稼的手
伸进农谚深处
伸进时间深处
点秧,一垄秧
就是一垄希望
鲜艳着季节的主题
一垄秧
就是一垄梦想
点燃着岁月的火焰
在光影里流动
一滴汗水
镀亮了梦的色彩

同沐生活这方天地
跋涉红尘独旅
其实呵,我也是
父母栽下的一棵秧苗
绿意涌动的情感涉入生命的本质
在爱的褶皱里
写满了我的心事
写满了亲人的期望



遗失启事

▲周祖良遗失优抚证,证件号码:渝北碚003863,声明作废。

山水
之乐

夜访桃叶渡

■殷艳妮

“江南秦淮,六朝都会,金陵自古繁华。”历史上的秦淮河,琼楼玉宇,轻歌曼舞,数不尽才子美人,道不完风流佳话。一个清朗的夜晚,我沿着河边走走停停。两岸灯火璀璨,河中画舫林立,一阵软风拂过,流光四溢,更添风姿绰约。

悠悠路过了泮水码头、七彩水街、东水关、贡院。可能是夜色醉人,走着走着,我竟迷了路,转入一处僻静的小巷。巷子深处一扇褪色的朱门,其上悬挂着早已斑驳的匾额“古桃叶渡”。此处已没有前方的灯火辉煌,也没有喧嚣的人潮涌动,与秦淮河畔的华丽张扬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像是被遗忘的岁月,低调、幽深、安详。但它却并未显得落寞,反而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味道。这种感觉吸引了我,横竖是迷路,索性进去看看。推开门,说不定会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沿着石阶,路过一处回廊,回廊短暂的曲折婉转之后,把我带到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牌坊的两根石柱依稀可辨“揖摇素代水,枝带晋时风”的楹联。流水潺潺而牌坊寂寂,像是一首情歌在月下传唱,更像是一个护卫在无声守候。

牌坊一侧有处小巧的亭子,四个角弯弯翘起。东北角的檐尖,悬挂一轮满月,似近非远。金色的琉璃顶浸在月光里,少了几分咄咄逼人,多了几分温润谦和。

亭前种有桃树,花开正盛,疏影落落。亭子的飞檐在横逸斜出的花枝里若隐若现,相映成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明艳张扬,带着一股凌人盛气。这是我第一

次,在月光里近距离细看一株桃花。粉色的花瓣嫣然含笑,白色的花蕊纤巧灵动,美而不妖,柔而不犯。风过起落红,簌簌夜生香。此刻在我面前的桃树,化身一名长袖善舞的美人,面容皎洁,不染纤尘,衣袂翻飞时带起暗香浮动,翩若惊鸿。

在这样的月色里,一切不完美都应当被原谅、包容。我和桃花的那些误会,在这一刻释然。

有人说“所有的花都在寻找季节,想要开出一个别致的故事。”此处的桃花亦不例外。桃叶渡原是六朝至明清的一个古渡,据说,这是一个曾经守望爱情的地方,而“桃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深爱之人的名字。她往来于秦淮两岸与之相见,河面宽阔风急浪大,稍有不慎便会翻船。而王献之担心桃叶,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并留下好几首《桃叶歌》。其中一首如是写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渡了无常,没命江南渡。”桃叶也曾应和:“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这边厢无比怜惜,那边厢舍命奔赴。原来相爱,便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抵得过岁月,经得住风浪。

这样的浪漫想必是引得无数人羡慕的。宋人曾极也作《桃叶渡》:“裙腰芳草拒长堤,南浦年年怨别离。水送横波山敛翠,一如桃叶渡江时。”清代吴敬梓作五律:“花白板桥,昔人送归妾。水照倾城面,柳舒含笑唇。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劫。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

桃花自古以来,都与爱情有关,这是岁月的解读,更是文化赋予桃花的灵魂。我亦深以为然。



若用一种花代表爱情,桃花比玫瑰更合适。玫瑰之爱,只垂青尊贵的小王子。且玫瑰多刺,最爱的只能是自己。桃花不同,她开在山野,没有傲娇的高贵,也没有虚假的矜持,代表了世间最普通平凡也最诚挚的爱。若被桃爱之,它必盛开到极致,巧笑倩兮,美目流盼,没有半分羞涩与隐藏。桃之热烈,恨不能,把整个春天都给你。

我爱上桃花这种果敢决绝、全心全意。若能

变成一棵树,我也愿化身成桃,夜夜,为你开出满树繁花,不为招徕蜂蝶,只为前世的你在奔来的途中,能与我相认。

这些心事,我不会说与风听。若你无视地走过,兀自坠落一地红乱纷纷,便是我,凋零的心。

可我终究,不是桃花。花开花落有时,爱恨绵绵无期。我只愿傻等一季,花季过后,再无花期。

怀念写信

■东野

间飞扬着的全是内心深处的悸动。见字如晤,我遇见的是另一个有趣的灵魂。

我不仅因此交上了笔友,从此还爱上了阅读他人的书信。其中最爱的便是吴越王钱鏐写给其夫人的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夫人思念故乡,每逢春日都要回娘家去探望。夫人回娘家之后,钱鏐的内心十分思念,但又念及夫人的思乡之情,故只得书信往来。这两句的意思是:田野上的花儿正开得灿烂,夫人你慢慢归来,尽情地欣赏吧。字里行间皆是爱意,“缓缓”二字真是妙极了,写尽了热恋时的种种心态,我想只有类似经历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出来。

还有一些动人的是兄弟之间的书信,譬如画家梵高与弟弟提奥的信件。梵高在信里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但总会有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那是一团火。”梵高是天才画家,可他在世时,那些流动的夜晚,明亮的色彩、厚

重的笔触却始终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即使是梵高唯一能够称得上是知己的弟弟也不算真正理解,提奥只是出于怜悯,才不断地努力经商并将所得收入全部用来购置哥哥的画作。在无数个绷紧了神经的夜晚,梵高只能把内心的那团火焰燃烧在信纸上,庆幸的是那些书信被保留了下来,百年后的我们才有幸触及到这位天才曾经十分孤寂的灵魂。

还有一些感人的书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傅雷家书了。温良敦厚、谆谆教诲,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大抵都是亲情,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精神的传承。每每读来,我总是泪眼婆娑、感动不已,内心也因此充满了一种温暖的勇气,那种力量足以面对生活中的千难万阻……

见字如晤,字字珠玑。在如今这个信息畅通的时代,偶尔做一个舞文弄墨之徒写一封信,岂不妙哉?

校园
习作

迎接春天(外一首)

■汪昭余(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3班)

阳光落下来,
挠大树的咯吱窝,
提醒它,
快快穿上绿礼服,
去迎接春天。

春天的阳光,
是一位慈祥的妈妈,
她用温柔的手,
抚摸可爱的树叶娃娃,
树叶娃娃好开心啊,
快快穿上花裙子,
去迎接春天。

云朵追着风筝,
东摇西晃,

正用一阵阵欢声笑语,
迎接春天。

春天的阳光,
是一位慈祥的妈妈,
她用温柔的手,
抚摸可爱的树叶娃娃,
树叶娃娃好开心啊,
快快穿上花裙子,
去迎接春天。

脸蛋儿都笑成了绿色。

鸿雁
传书